

替我去看看春天

华西四院姑息医学科的实践样本

健康时报记者 张赫 侯佳欣

如果死亡已经不可避免，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否有尊严地度过？
“走到终点前，我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是无数生命有限者最后的心愿。
让患者能够有尊严地死去，也是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的姑息医学科一直在做的事情。

阅读提要

■ 1995年，李金祥在华西第四医院创建了姑息医学科，最初科室只有两张床位、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华西四院姑息医学科是国内姑息医学先驱机构之一，这就意味着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全靠自己探索，找到一个符合现实的临床服务模式。”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副院长孙鑫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从1995年到2005年，整整十年，这一科室都在生死边缘反复挣扎。

■ 在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主任蒋建军的记忆中，那个时候很少有病人来接受服务，早年的医护团队上半年是一批人，到下半年就换成了另一批人。一直到2004年，姑息医学科有时还入不敷出，相关领导找李金祥开会，希望他把姑息医学科关闭，他还回到原来的科室去。李金祥表示：“科室亏本是暂时的，如果继续亏本，我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立下军令状时，李金祥心里也没底，但他坚信，未来，生命末期病人的关怀一定会成刚需，姑息医学的春天不会太远。

■ 唐梦依（化名）9个月大时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爸爸妈妈带她回到老家四川求医。唐梦依进行了四次开胸手术，后三次均在华西医院完成。无数次地病危、急救……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医生建议他们去华西四院的姑息医学科。这是一段很平静的时光。离开时，她的父母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梦依的眼睛太漂亮了，带走了可惜，留下来给需要的人，替我去看看春天。”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主任蒋建军（左一）查房。

受访者供图

华西四院姑息医学科始建于1995年，是我国最早的姑息关怀类科室，在当时也是全球第9所世界卫生组织姑息治疗合作分中心之一，在此之前，仅有英国、波兰、印度、阿根廷等8个国家设有这个组织的分中心。

与国内很多至今仍生存艰难的姑息医学科不同，华西四院的姑息医学科不仅是省重点学科，还成了该院的金字招牌，一床难求。

从一个医生两张床位，发展到如今的40余人的专业医护团队和44张床位的病房、每年为约3000名患者提供缓解痛苦的整体关怀服务，华西四院姑息医学科用了29年的时间。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最初只有两张病床的姑息医学科

“死亡不是失败，丧失尊严地离开才是真正的失败。我们要做的是正视死亡，而非逃避，这就是姑息医学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在英国学习交流的李金祥教授在圣克利斯朵夫安宁医院与现代姑息治疗

的开创者西西里·桑德斯有过三个月的短暂交集，那也是他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到这门学科的点滴。

拿到英国加迪夫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姑息医学双硕士学位后，李金祥第一时间就回国，当时的他心里只有一件事：建立我国自己的姑息医学科。

1995年，李金祥在华西第四医院创建了姑息医学科，最初科室只有两张床位、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

“华西四院姑息医学科是国内姑息医学先驱机构之一，这就意味着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全靠自己探索，找到一个符合现实的临床服务模式。”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副院长孙鑫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从1995年到2005年，整整十年，这一科室都在生死边缘反复挣扎。

社会和医学界不认同、病人和家属不信任、民众缺乏相关的意识……种种因素的叠加，让这里几乎成了全院最冷清的科室。

在该院姑息医学科主任蒋建军的记忆中，那个时候很少有病人来接受服务，早年的医护团队

上半年是一批人，到下半年就换成了另一批人。

一直到2004年，姑息医学科有时还入不敷出，相关领导找李金祥开会，希望他把姑息医学科关闭，他还回到原来的科室去。

李金祥表示：“科室亏本是暂时的，如果继续亏本，我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立下军令状时，李金祥心里也没底，但他坚信，未来，生命末期病人的关怀一定会成刚需，姑息医学的春天不会太远。

科室走出了自己的路

进入21世纪，这条少有人走的路，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到了2005年，有了前10年的艰苦探索，姑息医学科开始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并在四川大学对医学生开设了姑息医学的选修课。“与其他单纯在临床上实践姑息治疗的医院不同，我们不仅是一家医院，同时也是一所公共卫生学院，这种特殊的绑定也让我们对于姑息医学的探索有了更多的优势。”孙鑫说。

下转 16版